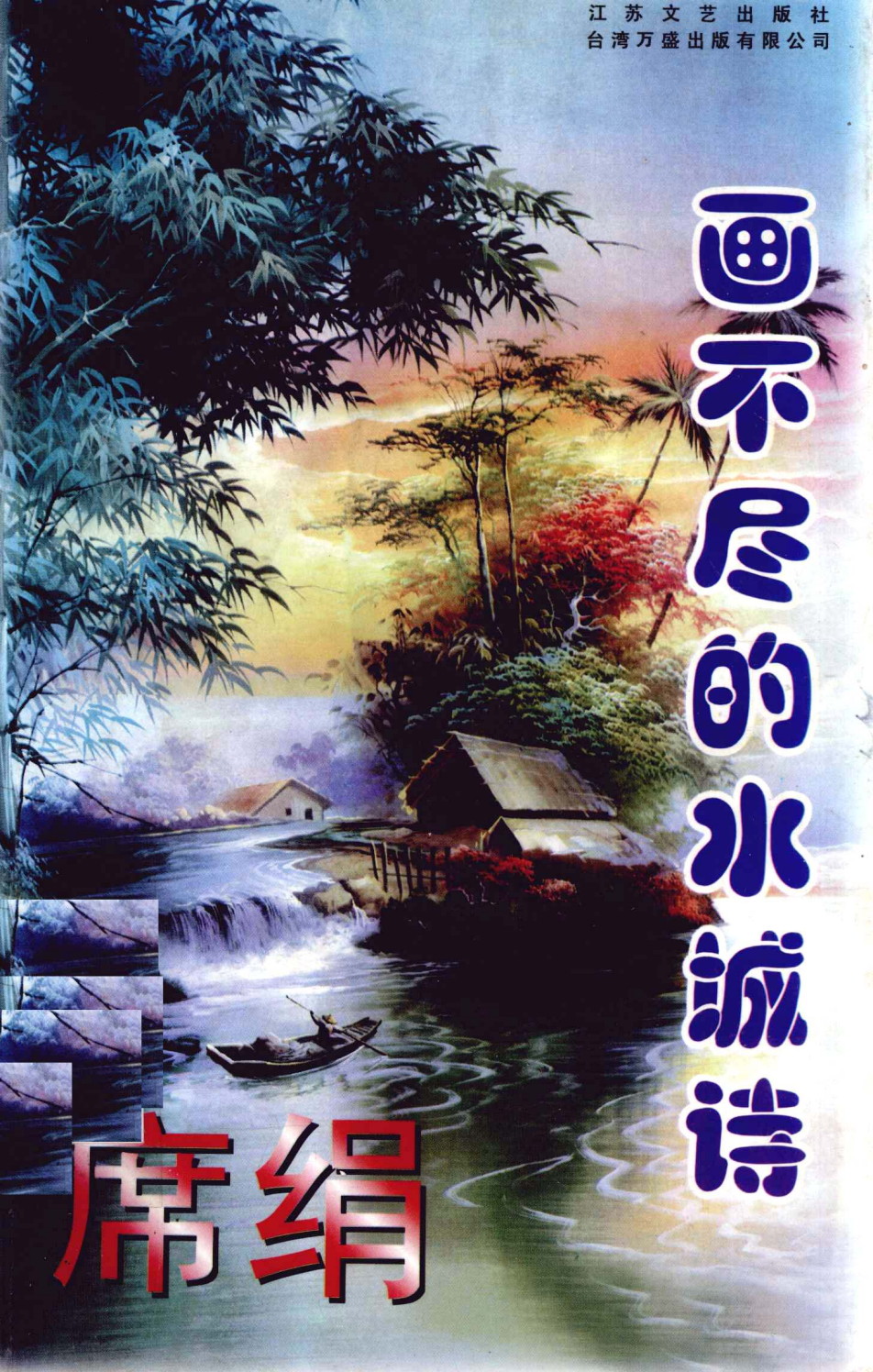


江苏文艺出版社
台湾万盛出版有限公司

画不尽的水城诗

席绢



总策划/王戈

主 编/阡陌

席绢痴情系列

画不尽的水城诗

江 苏 文 艺 出 版 社

台湾万盛出版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画不尽的水城诗

作 者：(台湾) 席 绢

责任编辑：李荣德

出 版 者：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发 行 者：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江苏省教育印刷装订厂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 插页 2

字数：180,000 1997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0 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979—4/I·1012

定 价：7.80 元

美丽无比的水城诗

——阡陌

水城——这个不出名的台南小城，却有着美丽无比的童话。水城的山美，水美，风景美。简直像一幅画，又象一首诗。然而，这些都比不上水城的人美。

席绢小姐痴情系列写到今天，才真正达到了高潮，将读友们带去一个美的一尘不染的世界里。

《只是曾经拥有》里面，主人公荒唐的梦在这里都已经被现实的真谛给取代的无影无踪。我们也不得不由衷地佩服鸿云集团创始人唐庆鸿老先生，他不但造就了大儿子唐促天那样的大企业家，而且

也造就了二儿子唐仲祥那样的大学者。唐仲祥算是他留在台湾的一族，虽然没有创造出象“唐门四杰”那样辉煌的商界战绩，但却拥有人人爱戴、治病救人的崇高威望。更有甚者，是任颖和任冰晶的绝世脱俗的美，给世人一种绝无仅有的享受。

如果说，《只是曾经拥有》是任颖的一个荒唐的梦的话，《画不尽的水城诗》才真正是席绢小姐留给读友们的倾力之作。而阡陌此刻却是心痒难奈，因为本书并不是故事的结尾，究竟任冰晶去了台北之后，和应宽怀发生了什么事，只能期待席绢小姐的下部书才能知道答案。

另外告诉读友们，市场上仍有大量的假席绢不断问世，新的一年中我们已经不再使用镭射标志，但这些书仍在使用，请大家留意别上当。

楔子

任颖经过长长的一场睡眠，终于睁开了她的双眼。小楼内依然未变，太阳早已悄悄地爬上山头，柔柔的阳光暖洋洋地洒在被褥上。但任颖却是着实吃了一惊。自己怎会做了一场这样荒诞的梦？自己的母亲怎么会是唐促天大伯的情妇？自己的爸爸明明是唐仲祥，怎么会变成了唐促天？还有那位楼逢棠楼老板，本来就是我的叔叔？怎么会这样糊里糊涂地做了我的情人？不可能！不可能！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每次，她看到爷爷唐庆鸿那慈祥的面孔，及大伯唐促天对其弟弟唐仲祥无微不至的关怀时，她都

席绢

由衷地感激他们。她决不允许任何人贬低他们，而此刻却在自己心里去破坏他们的形象，看来真该打屁股啦！

她不再深想，时间已经不早啦。她快速起床洗脸吃饭，向父亲唐仲祥及母亲任冰晶道声再见，急急忙忙上学去啦。

.....

A

应宽怀背着画夹，漫无目的地在台南水城里闲逛。

他浑身懒洋洋，面目沮丧，情绪坏到了极点。宽大的长风衣连扣也不系，在肩上随意晃荡着，贴着腿扇乎。

自从去年秋天，他卖掉了那幅人体得意之作后，始终懊悔不迭。7000 美金的报酬，也无法填补他心中的空落。那幅女性人体给画，在美国洛杉矶那家著名的画廊中，可以说是整个秋季最吸引人、简直令那些老美着了迷的参展作品。画中的女模特田聚芳小姐，曾是应宽怀众多的女友中，与他配合

最默契、同时也是最出色的一位。如今她已经嫁给了那位后来越洋追踪、按图索骥而来的年轻华裔富商。

应宽怀一直恼恨自己，真不该在台北介绍田小姐同那商人见面。他好像不仅出售了自己的作品和情感，也出售了自己的女友。由于台北画坛上从此又少了一个可爱的女模特，画友们把应宽怀臭骂了一个冬天。

当春风刮起来时，应宽怀在台北已无论如何呆不下去了。

他觉得自己几乎像是惶惶然逃离了台北城。

* * *

田小姐如今真是一位骄傲的公主了。应宽怀从她寄来的在海边一幢花园别墅前，全家族的合影中，确实感到了她由衷的幸福和众星捧月的地位。

她在信中说，她的蜜月是在3个美丽的国家中度过的，仅仅婚礼就花去了20万美金。全家族的人都感谢应宽怀这位画媒。她的那幅人体画，已成为家族第三代藏画中的第一号珍贵藏品。田小姐因而觉得应宽怀这幅画卖得太便宜了，她打算再给他寄3000美元的汇票作为补偿。应宽怀哭笑不得。他想这大概就是田小姐付给他的婚姻介绍费了。女人体绘画居然还具有婚媒的功能，这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他发现在国有美资源外流潮中，无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气得他对着画镜里面那个貌似英俊的年轻画家，恨恨扇了一记耳光。

使他更感失落的是，几乎同时，他的另一位漂亮女友施岚儿小姐，也远离他而去，到香港、澳门那种地方去谋求发展了。她走得很坚决，他也许早该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像施岚儿那种女人，没有一个男人能将她驯服地囚禁在画室里，她本不属于画室而属于所有的繁华都市。应该承认，施岚儿是应

宽怀的第一个情人，也是应宽怀多年来周围那些时断时续的情人们中，相处最持久的一个。她聪明俏丽、相当性感，应宽怀至今难忘与施岚儿初恋时的那种迷乱亢奋，以及那些可以打成捆的艺术感觉和人体印象。她临走前，应宽怀曾提出想再给她好好画一幅人体作为纪念。但施岚儿拒绝了，她舍不得呆在画室里，老老实实为他做模特的几个星期时间，时间对于她来说，意味着好大一笔钱，她似乎连一天也不能再等。她匆匆忙忙、敷衍了事地对应宽怀声明说，她依然爱他，等她挣足了钱，就回来置房置车置一间大画室同他结婚，那时候，他想画她多久就画多久，想画多少就画多少，总有一天，她会乖乖地给他当个好老婆。

应宽怀不愿再相信施岚儿了。那天他恶声恶气地对她说了一声滚蛋。

施岚儿走后，果然忙得连信都没有一封。像施岚儿那样的女人，自然十分懂得扬长避短。应宽怀

见过施岚儿写字，对比之下，她的字体于她的人体实在是一种莫大的讽刺，不写也罢。起初几个星期，施岚儿偶尔还有电话给他，说些那边疯狂而有趣的故事，同应宽怀身处画室的感觉整个满拧。再以后，电话渐渐沉默，施岚儿消失在潮里海里浪里，变得无影无踪。一次他偶尔从朋友那儿听说，施岚儿财运顺通，眼下已挣了不少钱，身边还围了好几圈各路四方大款，个个对她跃跃欲试，施岚儿在那儿如鱼得水，活得好滋润。

既然施岚儿已是乐不思蜀，她想必是不会再回来了。应宽怀必须设法把施岚儿彻底忘掉，这也许是应宽怀出走京都的重要原因。

那个阴冷的四月天气，应宽怀走在他十分陌生的台南小城街头，想起那一大堆关于女人的乱七八糟事情，连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他怎么就竟然鬼使神差地买了一张来水城的火车票。

水城给他的感觉似乎比台北更糟。

应宽怀挎着尼康 FM2 相机，在水城街上逛了两天，像一个无所事事的观光客，浏览了橡子林拙政园留园怡园龙岩山太清山，还搭乘一辆“摩的”，去观赏水城外枫桥镇的寒山寺。正是春季旅游高峰时节，喧声闹语，游人如织。对于处处精细雅致的园林风景，应宽怀一目了然、麻木不仁。他焦灼而贪婪的目光越过园中半月形的拱门和幽深的曲径，寻找着人群中或许可以入画的女子。

浓艳而娇饰的女人们，如同鱼缸中绚丽多彩的金鱼一般，在应宽怀面前飘然而至，鱼群游过来，又游过去。

但应宽怀始终木木地微眯着眼。两天来，他连油画箱都懒得打开过一回。

近几年来，应宽怀发现在台北的艺术沙龙里，

已经几乎看不到让他眼睛发亮的女孩了。他甚至只好到大街上去搜寻，但大街更是空无一物，徒然耸立着拥挤而冰冷的高楼，还有那些令他熟视无睹的男人女人。这到底是怎么了呢，那些美丽的女人难道都已成为昼伏夜出的应招女郎，或是一头钻入金丝笼里，从此不再在树枝上露面了么？

想到那些曾经为他留下优美人体画的女友们，在大款的轿车上向他依依挥手，作出生死诀别的样子，应宽怀心里被一种墨汁般的黑色嘲讽覆盖，他想那大概才是当今社会真实的生命礼赞。

离开台北之前，一种悲哀和痛楚的感觉，时时袭击着他湮没了他。

* * *

应宽怀在国立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以后的几年里，一直尝试各种流派和风格的人体绘画。初出茅

庐时，他十分在意美术界专家们对他的评价，他知道美术学院的大部分教授，都认为他是国内最有前途的青年画家之一。他人体油画早已摆脱了学院派那种僵死呆滞的通病，几乎从他在画坛出现的一开始，应宽怀的人体绘画作品已经具有了运动美的旋律，有几幅作品很有东方现代女性的神韵。更让一些画家和教授赞赏的是，同由是把人体美作为万物灵中之灵来膜拜的，人体动态鲜活自由、人体曲线流畅舒展、色彩则更是倾注了他对血肉肌体、人性和青春的理解和赞叹。他的绘画语言和技巧，都火辣辣地表现了人的生命价值，以及摆脱了文明世界服装的牢狱之后，人类重获的内在精神自由。

但是一些新潮美术评论家对这种评价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人文主义绝对概括不了应宽怀的艺术内涵。在他的画中还有许多复杂怪诞的意向，是画家的观念与感觉、视觉与梦幻、抽象与具象的复合。他的绘画风格引起了画坛众多的议论，人们很

难把他归入哪个流派，没有人知道应宽怀究竟在追求什么。到后来，有的评家断言，应宽怀追求的可能就是变化与创造。用应宽怀自己的话说，他根本不追求风格，而是追求“格风”——一种耗散状不断变化而飘散的无形思绪。这位 29 岁的青年画家，除了他的艺术才华和个性被画界认同外，他在画布上用色彩营造的奇特效果，一直让画坛捉摸不定。

应宽怀的突然南下，定是给京中的画友留下了危言耸听的话题。

其实应宽怀对画派画风早已没有太大的兴趣了。过去许多年中，他曾虔诚地研究揣摩现代、后现代各种流派的主旨和要义；但他的热情很快冷却降温。在世界范围内，发展了一百年的抽象画派，像是已经度过了旺盛的少年时代，由青春而老化、由蓬勃而衰退；如今就连商标、会标、广告招贴、服装面料，也不分青红皂白地抽象起来。抽象由于缺乏更新而语言贫竭、流俗平庸，说得刻薄些，摆

上地摊减价叫卖，也仍然积压滞销。应宽怀对这位早年曾富于革命的颠覆作用、为艺术打开过一方生存发展新空间的“老师”，怀有由衷的敬意，但对它如今即将“离休”的凄凉晚景却又爱莫能助。

在这个商品和包装的时代，究竟将由什么来主宰艺术呢？

昔日纤巧玲珑充满雾气的水城，星桥大街已耸立起一座座瓷砖马赛克或是玻璃幕墙贴面的现代化大厦，五光十色的广告，如同园林中的假山怪石，错落有序；旧城的小桥与老屋正在拆除，灰黑色的尘土飞扬，如同拙劣的泼墨，失控地洒散开去。水城漠然摆出一副与己无关的样子，不想理会应宽怀的发问。

阳光吝墙，阴沉沉的天空，仍有几分寒意。应宽怀的眼皮下，晃过几个衣衫穿得极其单薄的女郎，裙奇短而衣奇长，透出肉色的裙袜里几近裸露的大腿和敞开的领口下若隐若现的文胸花边。就像